

丁南著

报林人系列丛书

绿叶情思

LU YE
QING SI



贵州人民出版社

绿叶情思

丁 南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绿叶情思/丁 南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6

ISBN 7 - 221 - 05441 - X

I . 绿... II . 丁... III .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通讯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6827 号

绿叶情思

丁 南 著

责任编辑 徐学廉

封面设计 徐学廉

技术设计 王卫平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阳天马彩印有限公司

850 × 1168 毫米 1/32 12.25 印张 27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 - 221 - 05441 - X/I·1191

定价:24.00 元

目 录

(一)

· 亲情漫诉 ·

红红绿绿的糖水	(3)
米色西服裙	(4)
石榴树,你可作证	(5)
愿托神龙传佳音	(7)
老师,我能说些什么呢	(9)
小巷深处	(10)
嘿,我的婆婆	(12)
此生有悔	(13)
母亲的新居	(16)
乡音乡情最动人	(17)
悠悠乡思秋月明	(19)
深山里,那闪烁的亮光	(21)
阿往	(24)
女儿剪掉了“马尾巴”	(25)
母亲的眼睛	(27)
心桥	(29)
永恒的微笑	(30)

· 心窗轻启 ·

假如鲁迅先生依然健在	(34)
天安门的位置,在这里	(35)

好汉们,登长城去	(36)
不是春光也动人	(38)
追赶太阳的人们	(39)
峨眉山下女店主	(40)
六月,飘香的桅子	(42)
一片浓浓的春意	(44)
临时停电	(45)
太阳出来啰喂	(47)
养兰人啊,你在想什么	(48)
原来我们也年轻	(49)
弦歌在今朝	(51)
筑城,因女性而靓丽	(53)
有生命才有喜悦	(54)
我们不再羡慕	(55)
女性美之神韵	(57)
孤独的广玉兰	(58)
秋妹不再回来	(60)
七千八百级台阶	(61)
破裂的“艺术品”	(63)
火海余生的“康熙”	(65)
心中的三月	(66)
难忘半夜鸡叫时	(68)
消失的空地	(69)
纳西古乐与怪杰宣科	(70)
院子里有两棵树	(72)

• 风情入画 •

铜鼓声声	(76)
------------	------

彩虹	(80)
夏日里,一条彩色的河	(84)
清香诱人的水寨酸汤	(86)
夕饮锦江水	(87)
月色朦胧看江城	(89)
家家扶得醉人归	(91)
我来了,乐山大佛	(95)
请到海岛渔村来	(96)
亮丽了,筑城的色彩	(98)
读不懂了,小城	(100)
不死的古榕	(101)
无尽的生命之绿	(103)
刻满弹痕的木屋	(105)
撑	(107)

(二)

•人物剪影•

为了子孙后代的智力与健康	(122)
执著倔强的女作家	(124)
艺起童功自可深	(126)
酷爱书法艺术的军人	(127)
不觅仙方觅舞方	(129)
生命在延伸	(130)
一位税收官的人才观	(136)
这里秋色胜春景	(137)
她在播种爱	(139)
人民不会忘记	(141)

浓情挚爱凝笔端	(142)
一个脚印一首歌	(144)
你好,安师傅	(150)
纺织巾帼汪林枝	(151)
王义夫在咸阳过生日	(152)
为了明天的辉煌	(153)
打到不能再打才歇手	(155)
永远的魅力	(158)
立下誓言“闹”翻身	(159)
阳光下,一位可敬的老人	(161)
王义夫,您好	(162)
讲坛之外亦育人	(163)
有这样一位红十字老人	(165)
玉水山寨遇乔羽	(171)
贵州应该唱响“桂花开放幸福来”	(172)
从苗寨起飞	(174)
迟来的汇报	(177)

•生活视野•

时间就是生命	(182)
雷暴雨袭来后	(183)
个体户家庭婚姻初探	(184)
母爱创造奇迹	(187)
大地震中的小故事	(188)
老年婚变“梭、拉、西”	(189)
家庭主妇谈过年	(191)
今夜高家灯最明	(193)
儿媳当红娘,迎来两家春	(194)

敬老院里春意浓	(196)
朋友,请伸出你的手	(198)
啊,我们的“七色光”	(199)
一组不合拍的音符	(201)
长长的流水深深的情	(203)
追寻春天的脚步	(205)
风狂雨猛军旗红	(208)
春风有意来梳柳	(211)
七彩周末——欢乐是主旋律	(212)
面对国旗,我们肃然起敬	(215)
这神那神,不如党的政策“神”	(216)
希望工程大有希望	(218)
妇女站在前面更伟大	(220)
帷幕将启访“绿野”	(221)
万紫千红报春来	(223)
路灯,筑城明亮的眼睛	(225)
屋顶花园“五环”情	(227)
好热闹,国庆家庭娱乐圈	(229)
探路	(230)
小屋酿春天	(232)
最是山花烂漫时	(233)
万人空巷喜观灯	(236)
花市又添新情趣	(237)
盼你,奥林匹克风	(239)
假牙历险记	(240)
这笔血债永世不忘	(242)
赛场设在农民家	(243)
老年痴呆症,困扰老年人	(245)

修文阳明园开门迎宾客	(247)
玉龙山下的盛会	(248)
苗家歌浓情更浓	(249)
宛如平常一段歌	(251)

·时代步履·

城市建设成就的首次检阅	(256)
北京,祖国腾飞的缩影	(257)
身披绿装的北国钢城	(258)
大有大的办法	(259)
矿机厂,一串振奋人心的话题	(260)
基础工程的乐章	(263)
祝愿	(266)
他们正迈向 1990	(269)
啊,希望的绿野	(273)
高高飘扬,共和国的旗	(276)
有朋自远方来	(280)
新桥,新桥	(282)
大楼冬日一抹红	(285)
回答时代的提问	(286)
拆迁,在法的旗帜下	(289)
跳动的金色	(291)
抓硬件,改善购物环境	(294)
抓宣传,竞相推销自我	(298)
抓软件,提高服务质量	(302)
市场就在脚下	(307)
华联,一个崭新的起步	(309)
亦喜亦忧栀子花	(311)

贵州,吸引着四海宾朋	(313)
今秋,西服走俏	(314)
《魂系乌蒙》让你心灵震撼	(316)
老年公寓,你还好吗	(318)

(三)

·人生感悟·

也谈人生的价值	(323)
自身奋斗才能彻底解放	(324)
“走在前面”与“甘为人梯”	(325)
有朋自远方来	(326)
理解的变异	(327)
珍惜枝头一片春	(328)
“倒计时”与迎接'90	(329)
奉献,当代青年的心愿	(331)
您好,祖国——母亲	(332)
丧事与孝道	(333)
何时越过“三八线”	(334)
父亲节感想	(335)
“官逛”、“民逛”与“微服私访”	(337)
做母亲的“懂”与“不懂”	(338)
时髦是什么	(339)
天壤之别说“风景”	(340)
请尊重菜农	(342)
喜闻筑城正气歌	(342)
张先生属何境界	(343)
岂能“有奶便是娘”	(344)
中国队,稳起	(345)

他们到底该谁管	(346)
“细水长流”的秘密	(347)
一阔脸就变	(348)
都怪推车人不卖力	(349)
财大气粗“开口恶”	(350)
眨眼石的报应	(350)
嚎哭的“川军”	(351)
如今时兴称小姐	(352)
张大姐一惊三吓	(353)
今天撞到“枪口”上	(353)
王大姐买菜	(354)

•文艺杂谈•

绝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357)
好坏自有观众评说	(358)
在人生道路上留下坚定的足迹	(359)
愚昧落后酿成的悲剧	(360)
情深意浓,欢乐喜庆	(360)
这类官迷岂能再迁就	(362)
民族之魂的颂歌	(363)
当当笑星又何妨	(364)
照一照历史这面镜子	(365)
山花馥郁,缘有沃土滋养	(369)
未见开花,怎么就结果了呢	(374)
在常见的事件中创造生活的画景	(378)
富裕生活的赞歌	(381)
是精品,自会有知音	(383)
后记	(385)

(一)

● 亲 情 漫 诉

● 心 窗 轻 启

● 风 情 入 画

● 亲 情 漫 诉

红红绿绿的糖水

早些年，我在黔南一个边远的县城工作。

那时的县城，人们还没有冰棒、冰淇淋之类的享受。横贯县城的那条大街上，只点缀着几个卖盐葵花和糖水的小摊。这“糖水”，只是兑了糖精和色素的河水。只因那红红绿绿的颜色，便很能吸引小朋友们光顾。我常为孩子们担心：那水里有多少细菌啊！我是严禁自己的孩子去喝那糖水的。孩子虽未满四岁，可倒还听话。他随我上街时，眼里难免流露出对那红红绿绿的向往，可从未向我提出过要求。为此我很高兴也很自信。

没想到……

那天，我到幼儿园接孩子。当我穿过那条大街时，耳边传来熟悉的稚嫩的声音：“老奶奶，给我喝点糖水。”我的孩子，正伸着小手向卖糖水的老太太讨水喝。我气昏了，顺手一巴掌打在他的小脸上。孩子捂着脸一抬头看见是我，吃惊地叫了一声“妈妈”。“别叫我妈妈！”没想到一向听话的孩子竟会背着我偷偷去喝那肮脏的糖水，还敢伸手向别人讨。

还是邻居一位大嫂相劝，我才让孩子回了家，但我要他先承认错误。孩子认认真真地学着我的腔调：“糖水有细菌，喝了要生病，小孩子要听话，不能喝。”“为什么知道了还硬要去喝。快四岁的人了呀，看你长大了成不了好人。”我一边吼着孩子，一边伤心地哭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渐渐感到我当年的可笑。四岁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细菌”，又怎能抵御那红红绿绿的诱惑？即使是大人，能知道有“细菌”，就不去干那些不该干的事情吗？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心间，让我难以忘怀，为我当年的粗鲁，更为我们不能理解孩子的心。我想，如果每一个父母都能与童稚的孩子

多一些沟通,我们的孩子是否能更健康的成长?

(1998 年)

米色西服裙

那条米色西服裙曾是我心爱之物。那是前几年我们中年妇女在穿着上开始“狂”起来的时候,丈夫陪我去买的。我的身材较胖,可穿上那条裙子就显得苗条多了。就连 60 多岁的婆婆也称赞说,这裙子颜色素净,你穿起真合适。于是,我心中不免暗暗得意。同时又为婆婆比我更其生不逢时而替她惋惜。要知道,她老人家年轻时是很漂亮的,我那几位小姑身上,就留着她当年的身影。

去年夏天,在外地工作的大哥回筑探亲,全家团聚,高兴之余,决定到公公坟上奠祭。公公去世三年来,这是大哥第一次回家探亲,再说还带着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孙子呢。

第二天,我们早早起床便忙着收拾打扮。虽说是去奠祭老人,但也是一次难得的郊游,所以孩子们都很高兴。

为孩子打扮完毕,我正在房间里换衣服,婆婆轻轻推开我的房门走了进来。她见我正在穿一条墨绿色连衣裙,便问道:“你那条西服裙呢?”“在柜子里,今天不穿它了。”这几年,我的裙子逐渐多起来,那条米色西服裙已经有些失宠了。“那条裙子的颜色我喜欢。”婆婆说着对我微微一笑。我好象突然明白了什么,赶紧说道:“奶奶,你穿那条裙子吧!”“我?老都老了,还穿哪样裙子。”婆婆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老什么,现在街上好多老人都穿裙子,再说这颜色又不花梢,您也喜欢。”说话间我已从柜里翻出了那条裙子。

婆婆终于穿上了那条西服裙,在公公的坟前,她让大哥给她拍了两张照片,她嘴里喃喃地说:“三十年了,又穿上裙子,可是你再也看不见了。”她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我忽然想起买裙子那天丈夫告诉我的事：婆婆年轻时也有一条米色的裙子，她穿着这裙子拍的照片，一直珍藏在公公那只皮夹里。么姑上小学时，婆婆把裙子给她改了件衣服。这事让公公着实惜惋，可婆婆却笑着说孩子穿也是一样。想到这里，心头一阵颤栗，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们似乎更理解了老一代人的艰辛，更懂得了一个母亲，一位妻子的心。我走过去，轻轻扶住婆婆，给老人递上了一块柔软的手巾。

(1988.6.18)

石榴树，你可作证

今春，母亲回到了筑城，回到她生活了大半辈子，如今却变得有些陌生的这座城市。

12年前，父亲不幸病逝。回来奔丧的哥姐为了减轻母亲的痛苦，定要让她换换环境。于是，母亲告别了那十来户人家共居的小院，告别了我们老少三代挤在一起的两间小屋，去到哥姐工作的西子湖畔，漓江之滨。

十多年来，母亲总思念着筑城，更常常叨念那旧的小院和那些善良的邻居。去年冬天，当我去信告诉她，我搬进单位新修的宿舍楼，而老邻居们则住进了政府的搬迁房时，她便再也遏止不住对家乡的思念，决定一等春暖，便要返回筑城……

母亲终于回来了，在合家欢聚之时，她迫不及等地问起了小院的情形，老邻居的近况：那全家六七口人，只靠丈夫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的张婶家；丈夫早逝，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老三又不争气的罗妈妈家；疏散下放返城，全家搭个小棚棚挤在院子角落里的周大伯家……

旅途的劳顿还没完全消除,母亲便要我陪她去看看小院、看看邻里的新居。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我和母亲来到黔灵东路原16号的地方。这里,一幢厂房正拔地而起,不光昔日的小院没有了踪影,就连附近的好几十户人家,也都搬迁完了。要不是街口那株老石榴树还留下哥哥当年刻下的字迹,母亲很难相信,这就是她当年住过的小院,这巨大的变化,使得母亲有欣喜,也有依恋和迷惘。

“妈妈,看看张婶婶她们去吧。”我扶着母亲转过两条街,来到文明路,一幢新宿舍楼出现在眼前,我还来不及向母亲介绍,便听见有人大声嚷了起来:“啊,是王家二姐,那是王妈妈吧,您真回来了!”嗨,旁边一位开饭店的老婶婶说着话走出店堂,原来这就是母亲整天叨念的张婶婶。见了老邻居,张婶婶生意也顾不上了,她领着我们上了二楼,打开了自己的家。

彩电、冰箱、全新的家具一齐映入眼帘。不用细说。这一切已告诉我们,这个当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家,如今早已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张婶婶激动地打开话匣子:王妈妈,你走这十年来,变化真是大呀,别家不说,光我家,就够我给你摆的了。自从政策放宽以来,我带着老大老二做生意,生活是不愁了,现在我们又开了饭馆,收入不错,老大老二都成了家,老三顶替他爹进了厂,老四还进了大学。提到张叔叔,妈妈赶紧问到他的情况。张婶婶说,他呀,可是个大忙人,倒是退休了,可是他那手制酱油的技术很吃香,现在好多县都办了酱油厂,常常是这个来接,那个来请的,一年有大半年在外头转,比不退休还要忙。母亲又问起别的邻居的情况。张婶婶说,你还记得罗妈妈家老三吧,那几年生活困难,这孩子又缠上坏人,走上了邪路,经常小偷小摸的,真把他妈气死。这几年,他贷款买了部中巴自己开,他人勤快,技术也好,不光是经济收入多,人也改好了。现在罗妈妈可享福罗。

正谈得热闹,响起了敲门声,张婶婶一打开门,一群人涌了进